

新制度经济学最前沿、最疑难课题的科研成果



企业与市场

——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



杨春禄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制度经济学最前沿、最疑难课题的科研成果

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 两种主要表现形态

杨春禄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杨春禄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201-06105-4

I. 企… II. 杨… III. 企业经济-经济理论-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99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8.00 元

前 言



什么是生产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当今新制度经济学最前沿也是最疑难的课题。

科斯及其他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堡垒仍没有攻破。

在我国,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经久不衰,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却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国的经济学者停止了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学者们对这一课题是敏感的、有兴趣的,只不过鉴于问题的艰巨,而且处于最前沿的大师们的最为卓越的探讨仍无突破性的建树,人们在观察、在反思、在寻找着打开僵局的各种途径。攻坚战开始前的沉寂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这种决战。当然,我国改革开放有着众多实际的紧迫的经济问题需要我们给以回答,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我们是不能忽略也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遇到了困难。如果说我们在经济学领域比西方具有优势的话,那就是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进行了最为广泛深入的宣传、学习、研究和应用。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大的挑战是这一理论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解释力,或更为直接更为深入地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今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最重大最现实的理论问题的解释遇到了困难,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我们怎么也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据来。

我们的真正问题在这里,困难也是在这里。同时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我们说希望,是说我们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必然性;不仅如此,我们同样可以依据这一理论破解上面所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那一难题。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二

造成新制度经济学派难以破解企业之谜的原因,同时也是造成经济学者们难以破解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这一理论问题的原因,这就是社会经济基础中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形态存在着假象,使人们产生了错觉,因而忽略了这种假象掩盖的事物的实质。这就是机器的发展和应用,就是机器生产体系,就是当今充满工厂厂房的生产线。它们是机器,是钢铁的物质的生产手段;它们蕴涵着人类的科学技术,它们表现为物质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力。但是,问题就出在对它们的这种认定上。因为这些物质生产手段在它们那钢铁的躯体中还蕴涵着另外一种生产力,一种

曾经以人和人的分工与协作而表现的社会生产力。如果我们只从它们机器的物质形态来观察,很难看出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生产力的因素。但如果我们从它们发展的历史来看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电力和信息时代的机器生产体系是从蒸汽时代的机器生产体系发展而来,而蒸汽时代的机器生产体系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机器生产体系的魔幻形态就产生于从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过渡的这一阶段。机器除了对人的操作劳动或者说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以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替代,那就是对工场手工业手工工人相互组合的组织生产体系的替代。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分析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当今企业横向、纵向一体化,或现代企业发展壮大的规律,实际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规律的应用。这种规律应用的区别只是在更为广大的地域、更为众多的环境中的应用罢了。造成新制度经济学大师们,同时也是造成我们国家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者们难以破解企业与市场之谜的原因,正是人们对这种生产力(我们称其为联结生产力)的忽略,正是人们为企业的物质生产手段的表象所迷惑,为企业的技术经济所遮挡住了眼睛。

如果我们透过表象看到了联结生产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企业与市场生产方式的本质,看到企业与市场制度结构赖以建立的真正基础。本书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和理论推演揭示了企业与市场的本质。本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概念与假设”,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以及产权理论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联结生产力概念,自然是都应给以交待

的。本章尊重并吸纳了生产率理论的效率原则,也批判了建立在生产要素论基础上的所谓的生产函数理论。这种交待或铺垫对于以下两章的内容尤其是第三章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本书提出了新的企业生产函数式。

第二章是理论分析和批判,分三节。第一节重点是对科斯进行生产制度结构决定因素探索的分析。尽管其他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这一探索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科斯仍是他们的旗手,尽管他今年已经是 90 多岁高龄,但他的研究成果仍是最前沿最接近企业的本质的。当然,笔者对科斯至今未能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也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我想科斯本人会欢迎和认同这种分析的,我也希望学者们就笔者的这种分析进行讨论。第二节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实际上笔者是指出了,我们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上遇到困难的原因是没能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第三节的内容为前述机器生产体系的魔幻形态。

第三章阐述建立在联结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企业和市场理论。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发展了笔者以前研究的已有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产生”那一部分的阐述和分析中(还有对科斯未能破解企业之谜的反思)。笔者在这一部分揭示了企业核心内核的形成,从而为原有的企业联结生产力三要素的阐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也尝试着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这种分析和阐述。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一章的其余部分还存在没有采纳主流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的痕迹,这些内容基本是照搬过去的阐述,因为时间是太紧张

了,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阐述能够说明问题,也就只好如此了。

尽管我对本书的基本立论和主要阐述深信不疑,但这些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拿出来面世,缺少人们的评判,难以听到人们的各种意见。因此,可能会有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内容,也许错误的地方还不少。我真诚地欢迎大家的赐教指正。

三

促使我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除了学生时代对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外,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改革初期,我们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大讨论。我的第一个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也可以说是我至今唯一的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我的研究,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接触到新制度经济学后,就逐渐地发现新制度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问题,即企业效率的源泉问题,这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存在根据的探讨,实质是一个本质的两种表现,即联结生产力的两种表现。因此,以企业理论为重要研究课题的新制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这两大理论可以相互补充、借鉴,融合。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综合是解开企业与市场理论难题的有效途径。

但对于笔者来说,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是“将联结生产力的观点纳入主流经济学的

分析框架”(与某位学者谈话中受到的启发)。2003年《美国经济评论》的匿名审稿人就笔者的投稿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指出：要进行规范的分析 and 表述，要应用模型。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到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给我提供了学习和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极好机会。黄少安教授的指导，参加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指导课以及经济学的课程的学习，使我有进行了这种综合的信心和勇气。当然，就这本书而言，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未必理想，但“企业的产生”一节我是尽力这样做了。

四

本书的写作是笔者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黄少安教授得知我在联结生产力研究中的状况和困境后邀请我到山大进行访学。同时我工作单位天津电力公司培训中心的姜尧书记、张路生主任、徐爱华副主任，政治管理培训部刘建军部长给我这次访学以有力的支持。没有领导们的这种支持，我是不能完成这种研究和写作的。写到这里，回想起天津电力公司各级领导和师傅、同事们长久以来的支持、帮助和培养，这是终生不会忘记的。我也急切地盼望着以卓越的成果回报天津电力公司，回报我们培训中心的领导们。人生干成点事情，必须有师长的教诲、挚友的帮助。黄少安教授是这本书所研究课题的指导老师，他的学识、精辟的分析和指教，尤其是他对学术研究的真诚和热爱，成为完成本书不可或缺的条件。长久

以来黄少安教授一直在支持帮助着联结生产力的研究,2003年他亲自修改并推荐发表笔者的投稿,并将论文的题目改为“联结生产力与企业的性质”。这种帮助,对于一个工作在企业,而且长期处于经济理论业余研究的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在对联结生产力的研究中,南开大学蔡孝箴教授、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陆符嘉教授、天津市委党校陈震教授,都曾给我的学习和研究以难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茅于軾老师和樊纲老师,曾经给了我巨大的鼓励、非常珍贵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美国经济评论》的匿名审稿人就我的投稿提出的修改建议,也可以这样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实他的修改建议。

五

由于笔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观点,欢迎学者们提出各种评说,尤其是各种不同的意见。我坚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的研究,探索和建设,只有在探讨尤其是争辩中才能有所前进,才有希望,才会产生出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经济学的成果来。

最后,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一编室张献忠主任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将用经济学研究的更大成果来回报关心、支持过我的老师、领导和朋友们。

杨春禄

2008年6月22日

目 录

引言/1

1.

概念与假设

- 1.1 生产力与生产率理论/5
- 1.2 生产力/8
- 1.3 生产方式/10
- 1.4 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或产权/12
- 1.5 关于经济人的假设/14
- 1.6 企业——以协作为主导的分工生产方式/15
- 1.7 市场——以分工为主导的协作生产方式/15
- 1.8 关于生产函数理论/16

2.

理论的探索

- 2.1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理论的探索/23
- 2.2 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57
- 2.3 企业机器生产体系的魔幻形态/69

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

3.

企业与市场的生产方式

3.1 联结生产力/73

3.2 企业——协作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工生产方式/74

3.3 市场——分工主导下的协作生产方式/125

参考文献/145

附录 1/149

附录 2/152

引 言

本书提出和强调联结生产力的概念,并以此对企业与市场进行理论解释。企业与市场不过是在物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的促进或限定条件下联结生产力的两种本质不同的表现形态罢了。企业是协作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工生产方式;市场是分工居于主导地位的协作生产方式。企业与市场的产权、管理等制度都是以此为本源、为基础的。企业与市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矗立其上的产权等制度,共同构成了企业或市场完整的客观统一体。

本书将市场与企业放在一起进行理论的探讨,不仅因为它们相互关联的经济范畴,而且因为它们是现代两大经济理论运动的基本课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企业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论题,但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展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大讨论却有些淡忘了。本书不仅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可以归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探讨范畴,而且认为它与新制度经济学各有所长,可

以互相补充和借鉴,或者也可以叫作“新的综合”。^①这是我们完成企业与市场经济理论的有效途径。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我国经久不衰,但基本理论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② 真正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③ 本书却斗胆对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一次迎接挑战的尝试,即正如科斯(Ronald H. Coase)所说,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探索,或者更为具体地说,阐述我们对企业与市场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探索的一些成果。为此,本书第一章提出并简要地交待我们主要的概念与假设,第二章回顾与评述关于企业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其中第一节是回顾和评述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科斯对生产制度结构决定性因素的探索,第二节回顾和评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关于市场经济存在原因的探索。第三章阐述联结生产力的概

① 这种学术理论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今世界的一种潮流。不仅在西方学者之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吸纳和借鉴也为不少学者所采纳。例如诺斯(Douglass North)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借鉴。在我国,樊纲的“三大经济理论比较与综合”、黄少安的“产权经济学导论”是突出例证。当然,这种理论的综合不过是现实经济运动互相渗透的理论反映。20世纪3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学习和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正是这种运动的表现。

② 黄少安:“对有关制度经济学或人们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制度的一些共同的、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引自“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

③ 唐寿宁、周业安、蒋东生:“……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内的NIE研究基本上停滞了……NIE在国内学术界的淡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引自“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的编者按,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

念,并详尽地阐述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企业
与市场,而且我们的阐述将从企业的诞生开始。

1

概念与假设

正如上面的开篇所言,本书将企业与市场看作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那么,什么是联结生产力?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又如何呢?当然,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不过在这里还是应该先给以简要的交待。其中与书中表述完全一致的,我们这里只是注明在书中的出处。

1.1

生产力与生产率理论

社会生产效率的源泉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一个基本论题。生产力理论和西方的生产率理论反映了人类对经济效率源泉的理论探索(自然也是企业与市场效率源泉的探索之路)。不过,这种论题的探讨是在对立和争辩中进行的。

“严格说来,真正的生产力范畴和理论只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张德霖,1990年,P89)。马克思主义不仅将生产力看作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看作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马克思是为了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到经济基

础,到生产力的研究中去寻求答案的。对物质生产领域科学地抽象出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有效地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也是我们在找寻企业与市场的效率源泉中能够有所前进的基础和保证。甚至,马克思在他那一时代就已经揭示出工场“分工基础上的协作”——这一企业生产方式的本质。我们尤其要强调,不仅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理论对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马克思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洞察了生产力在他那一时代的微妙的变化——以分工和协作而表现的社会生产力向机器、机器生产体系的转变。^①就生产力对生产方式或生产制度的决定作用来讲,今天经济学在解释经济现实中所遇到的困难,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是由于没能体察马克思的这一关于生产力所发生变化的有关论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几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本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同时,对这一点给予了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而以生产要素论为基础的生产率理论,反映了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对生产效率的追求。这种人们对生产效率的追求是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在生产率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这种理论宗旨,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来说是意义重大

^① 马克思：“……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在这里(指工厂的机器体系中——引者),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1975,P416)